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

微山湖上

WEI SHAN HU SHANG



邱勋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

邱勋 著

微山湖上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

微山湖上

邱勋 著

责任编辑：阎 丽

装帧设计：诚 然

美术编辑：李文章

封面画：郭明志

责任校对：贾 伟

插 图：慧 军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印 刷：深泽县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(深泽县建设街23号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787 × 1092毫米 1/32 7.625印张 150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

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15,000 定价：8.00元

ISBN 7-80611-593-5/I · 579

出版说明

为了满足广大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，提高他们的阅读和鉴赏能力，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》。

本文库包括叶圣陶、冰心、巴金、张天翼、严文井、金近等数十位名家的作品精粹，有童话、小说、散文和诗歌等几个方面。这些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珍品，曾经熏陶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此次编入本文库，由我社重新出版，相信也一定会受到今天的小朋友们们的欢迎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1996年11月

总 序

陈伯吹



上月底，意外地得读来自石家庄的信札。令人非常高兴的，这是一封写得十分美好的信，是由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寄来的。

得知他们决定出版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》，这更叫我高兴，还要叫我感谢。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支持他们的工作。

但是我却不只身体不好，而且精神也不好，对向我推荐的几十篇作品，要我给予评价，这确是个难题。

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，凡是读过童话作品的，都会表示赞赏。在农村，这是常见的东西，但是写出新意来的，可不多，所以这作品获得读者的赞美并且欣赏。至于其他多篇，鞭挞丑恶的事物，颂扬新鲜的景观，那就不一而足了。

另一位著名作家谢冰心，光是散文，就有四十多篇。当年作者横渡太平洋，留学美国，见到的景色，在景色万千的

异国风光中，笔底下，尽情地抒发了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亲朋、对家属的怀念，创作了对长辈、老师、亲友的回忆……这一系列的作品，感情深沉，意境优美，语言清新而自然。

其他尚有任大星的《我的第一个先生》等十三篇，虽然从旧日生活取材，但描绘得深入动人，给读者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同时又不能忘却他的胞弟任大霖以及所作的作品，谁都记得他笔下的慈祥的长辈，亲密的朋友，以至于对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的感情，特别像写的《水胡鹭在叫》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。……

另外，还有巴金、张天翼、严文井、金近等人的作品，迄于今日，仍然成为儿童文学库房中的宝藏。……

处于儿童时代的孩子，多多诱导他们阅读并欣赏含有科学性的文学作品，使之欣然地引领遥望未来的美好场景，从而获得好奇、求知的极大满足。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有这样众多的少年儿童，难道不应该如此吗？

愿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》能满足广大少年读者的阅读期待。

（很对不起，精神不好，写不下去了，恳请原谅。）

1996年10月于上海，时年九十一岁。



目 录



三色圆珠笔	(1)
NO! NO! NO!	(15)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	(22)
大春和小春	(33)
换儿姐	(47)
鸡丧	(58)
微山湖上	(78)
翠蓝翠蓝的瓦罐	(208)
——《雪国梦》片断之一	
二泉之死	(222)
——《雪国梦》片断之二	



三色圆珠笔



齐娟娟新买了一支三色圆珠笔。一手捉住金黄的笔帽儿，另一只手轻轻拧动那墨绿色的笔杆儿，“咔”的一声，笔头上跳出个小米粒般大的尖尖，写出字来是黑色的。再一拧，写出的字变戏法般地成了蓝的。又一拧，跳出个红红的小豆豆，写出的字火红一片！一个小学五年级生，有这么一支笔，也算得上是八十年代的装备水平啦！

可是多么糟糕，三色笔今天不见啦！

她翻了书包搜书桌，再跑到操场上，上学的路上，最后又心急火燎跑回家，翻江倒海好一顿搜索。可也真怪，那支笔就像施出魔法，钻了天入了地一般；连个踪影儿也不见。

小姑娘像失去了神奇的宝贝那样悲伤，眼圈儿红了。

“你什么时候丢的啊？”女同学们同情地围着她，就像自己也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一样。

“昨天放学时还看见的……”齐娟娟说。

消息很快传开来，班长柳群知道了。

十二岁的柳群是个很有威信的小干部。他眯起眼，皱起小小的、充满智慧的眉头。一看就明白：他在思索。

班长身边自然少不了有那么几个追随者，其中有个特别活跃的角色，名叫金大梁。他的特点是爱眨巴眼睛，据说一眨巴一个心眼儿。现在他四处瞅瞅，挥一下手，大声说：

“别找啦！——圆珠笔在哪里，我知道！”

“在哪里啊？”几个孩子一齐问。齐娟娟高兴地抬起红红的眼睛。

金大梁伸出两个手指，在半空中晃了晃，鼻翅一扭，眼角飞快朝教室后排的角落里扫了一下。

“噢，二级钳工啊！”孩子们互相会意地交换一下眼神，咧开嘴笑了。

那位“二级钳工”，一个满头乱蓬蓬头发的男孩子，正弯腰蹲在墙角，伸出乌黑的手指，急急忙忙翻弄着地上的灰土。

他叫徐小冬，是齐娟娟的同桌，半个月前刚转到这个学校里来。转来不久，就得了这么个诨号儿。据消息灵通人士说，他跟着几个社会青年在街上掏包，被人扭送到派出所，住过三天“学习班”。金大梁更说得有枝有叶，就像刚从鲜树棵子上掐下来一样。说他别看人比个鸡蛋大不许多，道业可不浅，拜过名师学过徒哩！他师傅是个出色的高级“钳工”，两个指头伸进煤球炉里，闪电般夹出赤红的煤球来，手指上的汗毛儿不兴烧掉一根。别看徐小冬不声不响，蔫不唧唧没睡醒一般，以后大家小心自己的口袋就是啦！

“对，准是他！”一个男孩子说。

“不是他是谁？咱班里从没出过这号糟烂事！”一个女孩子说。

“他照顾齐娟娟倒方便，两人国境线连在一起嘛！”没看清说话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

当然啦，这些话声音很低，徐小冬未必能听得清楚。不过据说这号人物反应特别锐敏。他准是感觉出大家的嘁嘁嚓嚓跟他有关，只见他不再低头翻弄灰土，慢慢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，扭头看看窗外。那张瘦瘦的脸上盖一层黑不黑黄不黄的茸毛，就像半个世纪没有洗脸一样。这号人嘛，也看不清他脸红了没有。

直到下午放学，三色笔仍然不见踪影，徐小冬也没有主动投案。

“得给他加加温！”金大梁说。

柳群沉思着，决断地点点头。

金大梁就跳到门口，冲着正在收拾书包准备离校的同学喊道：

“大家慢点走，开个会！”

“什么会啊？”有人放下书包问。

“选举会。”金大梁说。

“选举什么啊？”大家奇怪了。

“民主投票，选举小偷！”柳群说。他绷住脸，显得一本正经。

教室里“轰哈”一声，一齐乐翻了天。有几个调皮蛋，遇到闹玄的事比过年还上瘾，一齐捶桌子砸板凳表示赞成。另

有几个机灵些的，挤鼻弄眼咬耳朵，仿佛猜透了柳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老实说，选队委，选班长，从来没像这次选举这么庄严、热烈、一丝不苟。金大梁毛遂自荐当了监选人，把裁好的小纸条儿一张张分发给选民们。当然，徐小冬面前也得到了同样的一张。

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放弃权利，参加了投票。

没有提候选人，选举结果却十分集中。一张张选票上，有的写着“徐小冬”，有的写着“二级钳工”，有的还配上彩色插图，画着两个瘦瘦的指头，稳稳地夹着一只火红的煤球儿！

“你的呢？”柳群来到徐小冬跟前。金大梁几个呼啦啦跟在身后，一个个伸脖子瞪眼出怪样。

徐小冬开头还能稳住阵脚，谁也不看，一个人坐在课桌后面。这时候，只见他猛吸一下鼻头，抓起桌上的纸条儿，“嗤”一声撕碎了。

柳群嘴角挑一挑，无声地笑笑。他说：

“你不愿意投票也可以，那就把东西交出来吧！”

“我没拿。”徐小冬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你没拿？”金大梁眯着眼睛，“你没当面拿，是背后拿的！”

教室里又“轰哈”一声笑了。

“我没拿。”徐小冬还是那句话，可声音比刚才低多了。

“那么圆珠笔哪去了呢？”金大梁夸张地笑着说，“它长了翅膀吗？飞到月球上去了吗？”

“反正我没拿。”徐小冬嘴唇哆嗦着，声音更低了。

柳群嘴角又挑一挑，说：

“徐小冬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看看大家的意见吧！”

徐小冬扭过头来，只见黑板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：

选举结果

徐小冬（又名“二级钳工”）共得三十三票

“你们欺负人！”徐小冬带着哭腔说，脸上那黑不黑黄不黄的茸毛不停地抽动着。他冲到黑板跟前，横起袖口就要去擦上面的字儿。

几个男孩子挡住了他。领头的金大梁大声说：

“我们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保证不欺负人！可你是个啥样的虫儿？你是老偷的兒子，大偷的弟弟……”

“小偷！”“小偷！”“小偷！”孩子们喊号子般一齐接上话茬喊叫着。

人们在兴奋的、胜利的、近于疯狂的欢乐时刻，往往不去注意倒霉的失败者情绪的变化。孩子们大概更是这样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用一张锋利的刀片切开徐小冬毛茸茸皮肤下面的血管，就会看到，那里面也有鲜血哩！而且，现在这鲜血是汹涌的，野性的，充满着疯狂的报复力量！

只见徐小冬冷丁蹦起来，一把抓住了金大梁的领口。立刻两个人扭到一起了。

战争的乌云在教室上空笼罩着，飘荡着。

几个女孩子连声尖叫着，不知因为胆小还是由于心软，齐娟娟红着脸喊道：“别打啦！别打啦！圆珠笔俺不要啦！”

多亏班长柳群真有点权威，好歹把两人喊开了。

“好小子，你等着！”金大梁吐出一口唾沫。

“你等着，好小子！”徐小冬吐出半口唾沫。

第二天，徐小冬照常来校上课。他怯怯地、小猫一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他没有注意到，同学们书包上的拉锁都拉得很紧，书包带子也都在扣鼻上扣严了。圆珠笔的事再没人提起，他想，这场风波也许已经结束了。

上第三节课以后，柳群告诉他，班主任秦老师在办公室里等他。

听到这话，徐小冬感到两腿有些发软。他磨蹭了好一阵，慢慢走进了办公室。

老师们都上课去了，屋里静悄悄的。秦老师埋头坐在一摞作业本子中间，正在批改作业。她四十来岁，鬓发已经斑白了。

徐小冬怯怯地站到她的身旁。

秦老师改完一本作业，抬起头来，望着徐小冬。她态度是和善的，神色带着几分忧愁，几分悲凉。

“徐小冬，你又犯老毛病啦？”她叹口气，轻声说。

徐小冬不说话，望着自己的脚尖。

“说啊！”她又说。

“我不对，撕金大梁的领子……”徐小冬说。

“打架是不对的，可现在先不谈这些，”秦老师缓缓地说，“你不要转弯抹角，避重就轻。先谈谈圆珠笔的事吧！”

“我没拿。”徐小冬一只脚搓着另一只脚背。

“我做了点调查，并不强迫你承认。”秦老师态度仍然十

分和蔼，“你喜欢那支笔，曾经打算用你的小刀、钢笔、空鞋油盒跟娟娟交换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齐娟娟不换。”徐小冬说。

“前天做值日，你走得最晚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找圆珠笔的时候，你显得特别积极。墙角的灰窝里也翻，老鼠洞里也掏……你从老鼠洞里找出笔来了吗？”

“没找到。”

秦老师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你自然知道，那里面是找不到圆珠笔的。”她继续说，“同学们反映说，这两天你走路、说话都变了样子，都很不自然。看来你心里也是很痛苦、很矛盾的。反映情况的同学，都是少先队员，大部分是班干部、三好学生。他们不能诬赖你吧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！”秦老师高兴地吁一口气，眼角的鱼尾纹儿微微颤动了一下，“你喜欢它，拿去玩了两天，也该还给人家了。你要是脸上抹不开，就悄悄交给我。能办得到吗？”

“不能办到。”徐小冬说。

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个正看报纸的高个儿男人。听到这话，他微微地抬起头来，望了徐小冬一眼。原来这是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。徐小冬以前读书的学校附近有几个社会青年，他们硬拉徐小冬去掏包，遭到拒绝时，也曾翻起眼皮瞪过徐小冬一眼。副校长的眼神是冷峻的、严厉的、正气凛然的，而那帮人的眼神是疯狂的、血红的、杀气腾腾的，两者完全不同。但它们同样使徐小冬心惊肉跳。

秦老师站起来，让徐小冬和她一起走到窗前。窗外是学校没有完工的高大的楼房，房前是花坛、单双杠和一排碧绿的杨树。不远的教室里传来轻快的琴声和孩子们不太整齐的歌声。

秦老师又让他回过头来，望着办公室高高的粉墙。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奖旗和奖状，阳光在玻璃镜框和奖旗彩穗上一闪一闪。

“我们是全区的重点学校，你喜欢吗？”身后又传来秦老师的声音。

“喜欢。”徐小冬说。

这可真是实情话！为了脱离那几个社会青年，爸爸托了好多人，费了好大劲，才把他转到这个学校里来。秦老师更是好人，别的老师不要，多亏秦老师才收留了他。

“你大概并不喜欢，”秦老师说，“你可能打算离开这个学校。”

副校长又微微地抬起头来，望了徐小冬一眼。徐小冬只觉从骨缝里冒出一股冷气，连头发梢都冰凉了。

“不，不……我不……”徐小冬嘴唇哆嗦起来。

“主动权在你手里。现在还不晚，你自己考虑考虑吧！”秦老师说。她让徐小冬站在一旁，摊开本子，又批改起作业来了。

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，篮球场上不时传来欢呼和奔跑的声音。徐小冬呆呆地站着，垂下那小小的、毛茸茸的脑袋。隔着那乱蓬蓬的头发和黑不黑黄不黄的脑门，我们看不见那些大脑细胞的活动。也许有一个代表正确的小人和一个代表错误的小人，正在进行着生死搏斗吧？但也许什么也没有，有



的只是沙漠似的一片空白，收割过的田野般一片荒凉。

秦老师转过脸来，焦急、期待而又和善地说：

“我们在挽救你，希望你不要在错误的路上滑得太远。犯了错误不要紧，改了就好。我们不愿意现在就告诉你的家长，或是报告派出所……”

徐小冬身上每一根神经都索索抖动起来。告诉家长意味着什么，徐小冬完全了解。爸爸的皮带在他屁股上留下的印记现在还清清楚楚。而派出所，虽然没有呼啸的皮带，但烙印在他心灵上的印记却比皮带留下的更深更痛……

“我们给你三天的时间，等待你的觉悟。三天以后，如果你仍不回头，我们只有按照你和我们都不愿意的那种方式处理了。”秦老师顿一顿，抬头望一眼副校长，又接着说：“这是领导上的决定。记住，三天。”

秦老师的话仍然那样轻，那样柔和，如同一脉潺潺的流水。但扑到徐小冬身上，却像刮起了十二级台风。他像片小树叶一样被卷得团团乱转，被撕成千万块碎片，被捺进无底的深渊。他是怎么轻飘飘而又踉踉跄跄走出办公室的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副校长第三次微微地抬起头来，朝徐小冬望了一眼。那眼神的角度、亮度和不可动摇的庄严程度，跟上两次完全相同。

三天过去了。

这三天，和地球上任何另外的三天并没有多少差别。校园内充溢着思索、进取、嬉闹和欢乐，校园外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幸运和不幸。徐小冬还是那个徐小冬，只是乱蓬蓬的头